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三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明 楊慎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著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近諸君可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冶洗髓

代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啟誨之乎敢無以復益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者据以為定若法家之王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故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原作韻補一書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説雖多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衍其說云明乎此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

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音不勝其繁矣原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有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為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本於若木故毛

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景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為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為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為字中腫仲竹亦如之此類皆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四卦可變為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於詩詩十五國不

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於詩也漢人賦頌史漢叙傳揚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嘗異於易詩楚辭哉至於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於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音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於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音不足為其韻矣所謂愽而寡要勞而無功亦何取於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於主

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於音韻之間亦不屑蹈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馬今舉其畧如園之音云鴨之音鷀貧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於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於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當以呼天為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

音畧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故爾近日宋學王相古學休囚程文之士一經之家尊宋人比於聖人習語録謂之本領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强者攘臂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以束書不觀為用心於内聽予此言能無夏蟲謡氷乎尚頼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輩此道尚為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於經

典注疏子史雜字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鞫音芎毛詩之啞音戲古音有在於是特未押於句杪爾譬則縑縠之末裁麴蘖之未釀也謂刀尺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為酒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所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愚葢在於是亦使好古者勿惑於類推之說而自取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複載閒有複者或因其謬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證

補而廣之故非勦説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遽之合䪨嘗取王岐公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昌謂不取宋人也予曰䪨遽合䪨祖於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取夫宋人之不師古也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塢張子尤數數是書予以近世知崇古文而不崇古䪨猶清廟之祀去簠爵而用杯盤洞庭張樂廢葦籥塊桴而進琵琶箏篆也亦必不稱矣或時於賦頌用䪨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觧壋然不能答也是不

以為鉤深致遠之淵而以為御窮劑急之府也豈非宋人之説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中溪可與晤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於邑許製書序更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為歲時有日眚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楊慎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彥會

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買貴治竟逢其進匆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欵區區拳拳未蔵萬一童来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禀倔强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睠高躅緊有繇矣自昔文人類畧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黄觚不近氷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

為新學削經剗史驅儒歸禪縁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錙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

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於落葉山則原於覆簣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乞丐需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隧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顇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兹荒戍琵居得以息黥補劓固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求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

嗚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竪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忌譏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寸尺之負俗斯則受貺諒厚不敢文過末後以見志垂載為朂此叔達

汲王無功慼心也愈益不敢承馬壯膏之炷欲爐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為一人淑惟渝為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冀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黄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樹沾馬生其秉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與彭濟物書　康海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唯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葢素性踈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

事以來聞其驍慠無狀如彼即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為狂奴猶爾不量即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寛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為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為即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

檢惟僕言是故謾論譏説畧無忌畏曰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冐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雖之

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冝於此何如也
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
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
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
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郤之使
饕虓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
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
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别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

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興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内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而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劬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出廠不能一造其户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士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

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茍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弘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狥外搆此宂溺今又不儆而欲任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

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豈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别茍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益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

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忱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李空同　周祚

夫有傾葢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

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畧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拾青紫而享肉酪及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被生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為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攜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

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我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甲意下衹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耳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隳弱苟且以俟其老將奈何也求𠡠翀趙𡍼

陸佃放翁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之山想黄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有夢惠之嘆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甘心也轉展思維莫能為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予期終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師師亦未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

下士之愛燕市之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視世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丈夫没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若是之多今人為文有復逾空同耶然以衰絰嬰巳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恕子皮之狂哀窮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與吳長史書　文林

林竊惟足下之人之才不同而所遇亦不能同以大有為之才而適遇小事則將俯焉而善其所小固未嘗略其小以為不足為鄱陽枚乘相吳而能善其身汲黯以諸侯相而卧治淮陽又若賈誼之於長沙董仲舒之於江都於膠西雖皆未得宰制天下而天下後世未嘗少其為人古今稱董賈有王佐才豈以其職之末而汨没其相業耶所存所發何如耳先生德修而學贍言中而

行檢銓選非常出以相王紆黄曳紫恩及上世朝廷待先生不為不重矣其所以望匡益於王也不為不深矣其欲表儀僚屬衛安黔黎也不為不切矣非鄒枚草莽之臣之比也賈誼汲黯之左遷於遐方也又遇殿下仁明寛厚言聽計從又非董仲舒之兩相皆驕主也是先生以有為之才居可為之時豈無是心哉但先生居清重之任不屑於煩瑣故惟輔導為急而民事非所關朝廷亦未嘗以民事付畀之也故民之結舌不敢言者先

生不當與知也非不知也不當問也非不問也不必問也丙吉不治殺人之死而牛喘是問所職者重也林頎不能崇重先生而惓惓以是望之者念今日之事非先生不能達也雖然先生所居者相職也林之所言民事也先生謂民事非相職中事乎林不告先生不必問告之必不忍置矣當是牧民者不以告是遠先生之賢畏先生之威重誣其民而自棄其德業也居牧民之職尚有所畏規避以罔其上害及其民而况先生者之未嘗

付畀乎民事也林迴視當時牧民者之不告坐視其民之死心竊羞之而忍復自蹈之邪今林盡言於先生矣先生以林之言為不是黜而不聽林將乞骸骨於朝廷避賢者路以林之言是而陳諸殿下之前以為不是黜而不聽必將達諸朝而又以為不是黜而不聽先生所以自處必又高于林一等矣古人有言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之謂也昔漢景帝時田叔為魯王相初到閩民自言訟王取其財物者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

各𥝠五十餘各摶一十怒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田叔償之叔云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叔必不與償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筆之後世傳之以為美談今殿下愛民修德實無魯主取財物之事而使民哀而無告者若而不知耳先生知而不告非殿下之不明也告之則必聽者也況又不必發王府庫以償之也亦不必損歲之常租也但禁侵漁之人使彼此得所願耳林生居野藪

不識時宜謬居邑長惶赧無措敢發狂妄譬猶嬰兒羞恥未生一遇疾痛即咆哮大賓席前而不知容貌之醜也伏冀矜憫愚誠不罪直戇念斯民之顛連恤國家之根本勿謂此為小事不足為少舒諫諍之容善解倒懸之急使慱平一縣大小男婦世世刻骨鏤心念先生之德澤於不朽使仲舒數子不能專美於前斯文幸甚

上會議諸公書　文林

林以菲材荷蒙拔擢尸位校人感愧交併無他自效茲

者伏遇聖天子龍飛九五從諫如流林勉陳十事云云真迂疎僻陋不合時宜之論誤蒙恩宥復賜會議林惶恐不勝因復思之前日進呈之時頗涉未信而諫之嫌辭不别白不足以動大人君子之聽謹擇率舊章一條試為明公備言之林云太祖太宗臨朝聽政之儀制罷仗併皇明祖訓等書蕈必詢之而後明也今已委明公彙會議林敢不竟其說按太祖太宗故事凡臨朝聽政不御正殿止御奉天門不設高座止設椅案內閣大臣

侍立左右六科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百官又次之通政司執所受奏狀若干一一進呈輪流朗誦事之易而小者面付府部施行大而難者面與大臣議未決退入内閣或召重臣反覆思論夜或就寢閣内其判鼓狀若召原問官面審而鞫之君臣之間可否相濟一虞廷都俞吁咈氣象非漢唐宋可比所以近倖之徒不得蒙蔽而天子之權不下移小民疾若亦可以輸達而天下享太平之福近年舊章日廢大權盡出司禮監咫尺之間

天地懸絶釀成深痼之疾牢不可解如此使立朝大臣如明公輩雖欲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如林所陳明公雖力賜主張條分縷析以冀其必行豈易得哉或以為事體重大卒難興復林以為天下萬事莫不有大根本有大機會今日之事惟此一條最大根本最大機會根本不立機會又失則人才決不可收拾政事決不可施行姦邪讒說欺負之徒決不可擯斥司禮監之權決不可復如祖訓而堯舜之治決

不能卒致也況太祖太宗之儀制條訓豈有不足法者棄此根本機會而乃如世所論者曰某官未稱職某政不可行抑末矣他日蒙蔽之患又可勝言也哉細而思之其勢亦甚易葢非更新創始驚世駭俗之事不過興復舊章耳況皇上厲精圖治之急亦欲親見大臣而無由者失此機會而不力圖之林恐明公輩立於朝廷之上者不將有所負耶況明公乃朝廷所敬畏倚任者也天下拭目仰戴者也與疎遠微賤之臣又不同矣伏惟

明公上為社稷下為生靈不以林人微言輕而曲成之請之再三必欲感動使因敗以為功化危而為安則林所謂理性情以下數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幸甚

上巡撫陳公書 田汝成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麤𤟫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覩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踈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為二三小吏幾微塁守負課程慢

期會也乃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為梗難支爾今之為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乃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脩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蹏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況不為要荒者乎貴州雖絶遠給由入稅與內地亡異青禓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

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曄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悳至今不廢未嘗以嚴儆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駟駟者垂其䩭的騠騾之騎則重勒而復鞫中州之民譬則駟駟也垂陲則騠騾之騎也垂䩭以控騠騾之騎鮮不摧輈而覆軌矣夫貴州右

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輙行鳥道崛䢀溪谷間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凝卒有椎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緩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麇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嶼立幽明之

課不登天府故婁遞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兢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長吏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箝制官府一有按驗輙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擔掫徼巡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彀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

選耎褋伍庸隷曽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倚之將帥不練之兵强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籍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横故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塗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乃今藩臬郡守主上頼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

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内也土官之家率詬𤍠淫虐亡廉耻顧愛威之則怗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賄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

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衆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奸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説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圖近勇者不牽議而愒日益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迨内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

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為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乃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酉陽侵烏羅奪麻兒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

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强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蠱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忼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獘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求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督無任拳拳

與周克道書田汝成

嘗謂今之士子不患無論學之名而患無力學之志不患無豁畧之識而患無沉著之功今之教者率又襲爲高明廣大之談而不示以切近精微之序乍聞其說非不雩然心怡徐而究之終無依據是之謂躐等而不顧其安淩虚而不蹠其實後學薄識愈至迷途終日譊譊卒淪浮僞亦可哀也已夫古今見道之大者莫如孟子而稱敎人之善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博文約禮豈

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哉而聖人不以一言蔽之者誠欲學者隨事而認理循序以為功業積德崇自造乎會歸之地爾故當其時為政之對人人殊旨而同歸於治為仁之語亦人人殊旨而同歸於禮至有二人同問而人異其辭一人屢問而時易其說譬如良醫用藥審寒燠之宜明標本之治如是而人不受益者鮮矣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其慎於教也如是今之教者率先性命之説號稱頭腦不問淺深

上下槩以語人經承之士得其依稀惑於想像遂以隨事精察者為逐物而喪心虛衷反照者為致知而率性是孔子之説不幾於傷煩而顛不能如孟子之省約也嘗謂孟子論道得其高明孔子教人始於切近孟子論道譬如淩歷泰山周覽八極丘陵原隰舉圜睫下孔子教化則自其平陸而引之及麓語麓及椒語椒及于巔則向之丘陵原隰亦一覽而無遺矣今之學者不屑循平地麓椒之步而好為周覽八極之觀企望雲霄終之

羽翼睠睠没齒竟為草莽翳滅而已予嘗翫經傳之緒餘約聖賢之旨趣以為五經四書要其極則一字而兼該條條其進為之方則千萬言而各得其故方其始也多闢之塗以誘其入其既至也則會于一室而四通八達出入其塗益就其識見之近而歆其向往之心鼓其才力之宜而策其造詣之極一行一止皆酌諸心一念一言必揆諸理審義利之辯明取舍之權斯之謂以實心弘實見舉實步以歴實地庶幾素履不愆而率性之原

可悟會爾否則頭腦雖明工夫無據名講身心之學實為口舌之資飾偽長奸論之何益自揣淺陋不能表率即欲聚徒倡説則又倦于鼓唇間以語人則皆默然而去以為瑣瑣不知本原殊不可解故直勉勉循循以自修飾不耐言辭譬如方士得服食之法冀以自養而已其深信篤好辟穀而從者不語也安敢望教化之行哉

寄童内方書 王庭陳

僕於門下深託志氣其合非强亦壁一别憂患相仍兼

之阻修缺然禮問顧我同人豈有遐心今知執事暫違供奉展謁桑梓乃敢致書門下謝弛慢之罪復有憤懑之悰冀伸於知已幸毋惡其强聒也去夏顧公以輿都志事見召僕謂斯事體大宜得舘閣載筆之臣名家之彦乃可持衡義例樹幟斯文也如僕纎瑣除籍放誕廢業衰老垂死之人何可與此使者至門閉拒不内作書辭謝頗為哀懇而顧公不釋徵命屢至且牒責郡邑於是鄉里親知諸父兄輩皆謂東橋鉅公自童稚知汝違

衆怒薦汝汝縱不欲預志事獨不可一往候乎不然郡邑當見讓其咎由汝非所以事尊貴荅知已承邦大夫也僕不得已許之行然猶遲遲度仲秋書且成可往耳比至其書果草創畢矣僕才不逮二子遠甚何敢高議得失破其堅白有所助益乎況僕私心秪欲如前所陳幸其既就而顧公乃以進書表見委又摘數事令僕綴之數言此外未措一辭矣僕每謂諸師儒曰書上必無署我名我本無勞㫖敢分譽但勿禍我此令親劉子所

知也夫書之闕 不但聖諭所云體例不合事實差誤而已而恩澤橫流薄譴而厚賚誠草萊之餘潤灰燼之驚焰也近聞東橋復有薦疏而當道衆駁謂僕著名貪惡云云吁寃哉東橋果禍我至此也僕之免於狂吠者久矣而今一旦有此聲也何為而至僕哉僕自作吏及被廢以來積釁累垢殊詭萬狀即有智給未能縷數獨缺一貪耳而好事黃門為僕補足不意晚路幸有此遭且即書罪之瑕類難窮矣而乃根淵往事造作新評意

在重錮密羅絶縶出柢而括索未詳指其所之是雖忍心黜壁而天下耳目其可塗乎彼之爲此豈以僕欲於此因緣出爪覘擾腐鼠乎嗚呼誤矣凡今不安擯斥而思得振起者亦自有道僕上之不能矜飭名行動流俗之譽下之不能交結要津工鑽刺之術閳談官府則如妄居聽鐘鼓駭掉不食或謂僕且復用則如聆詛詈恨不掩耳葢知其愚我也一日之間卧多於坐每春夏之交寒暑之會往往迷節候而詭晦朔至家事綜緝一委

妻孥所謂婚嫁已畢如我已死無關世情矣血氣既衰心知日塞不敢思其所不及人以文事見屬則顰蹙竟日百不一應又覩近者觚翰之流家驥人璧欲應時改轍則故步或失若降心仍貫則前薪見淩故悉置不為也俗好通問而僕獨尚神交至於貴人猶憚輕啟此非索價為高自絕長者也僕見今之剌謁楮幅廣狹稱謂重輕皆異往度雖在親舊秩日進則啟益恭如是乃得省覽否則必獲頓擲然此在仕者不得不然耳僕以田

夫而修仕者之事則所不習若恃其素昔新敬不加則虞擲頓不省以故欲作輙輟也干進者然乎此皆不欲違其所便强其不能示自廢之跡廣譊口之資庶幾得比散木保其天年耳昨赴承天旋檢敝笥冠為漬莓蒙人粗為理致强僕攝之僕臨鏡自嘲曰沐猴而冠然矣項刻在躬則手足疾苦不勝拘攣山林之骨豈可移易又世俗喜足恭揖拱不辨委折率至地而僕要領木强極力效之不能肖每不稱施而不稱施則獲罪責不貫

欲逃罪責則本性難强强不能久執事視僕心跡豈不然哉而今乃用此事被口語偶一念及如鮑魚在鼻鴟梟在耳又如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奈何奈何夫鎩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兎蹇盧之所利也僕固下流易乗柔質可茹而彼也何足稱爪牙之利張搏擊之威哉雖然業已厠名其末而欲逃其咎苟不得知已如執事者而告之何益於人不聽秪以發笑而資嫉者之口耳外答東橋及陳大巡書稿附上以見初

志

上宗伯書 金繼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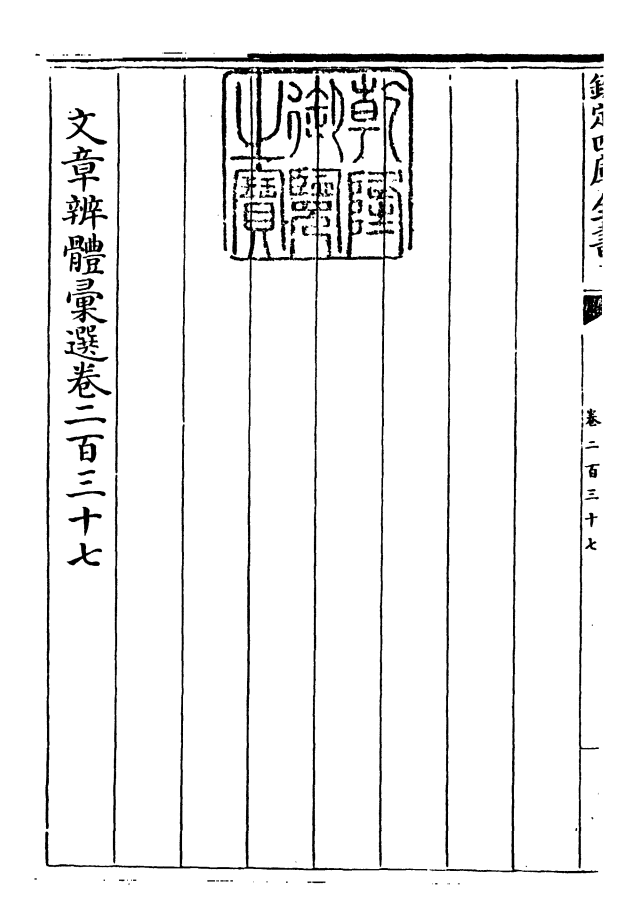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薫沐再拜謹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閤下兹者寡君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固有得已不得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詬誣蓋累葉籲雪承列聖之垂求不一不再而足獨所稽者新會典之纂完頒示有期耳期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

至則遲以年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為詬何如也陷於弒四君之惡為誣何如也詬誣攸集典訓是載而流布於天下之耳目為寃何如也惟寃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専使以請明示而諉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之故者其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於恝為之辨之不容

但巳肆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籍令專使以俟完典果有年時之留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巳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益乏之使以命鄙人等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遣之日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受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先朝恩勅惟覲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溘焉泉壤目且不瞑寡人之得聖旨又叮嚀矣而獨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泣而辭

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為恒物今寡君既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為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留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弊寡君之食在腹没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無難留也惟難留者在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寛焉即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

如毋還何鄙人等既以寡君之咨𢭃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留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禀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誤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已伏望閣下兼容而曲遂之毋使小邦小人者言讐君子者言不讐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寡君則千萬之幸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二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四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明陸粲

得手書知秦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為史者

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為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羣籍以就之故凡有事于史不先汎覯愽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録者云爾而實録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刋削如元史趙孟頫傳魯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輙為立傳其間直叙官職遷

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撿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説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為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畧去之

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秖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為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為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為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為主不必如今之為古文者務為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為陞轉之計茍且塞責而

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縱班馬為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為諸君子願之粲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輙為知已者一道惟弗以為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悦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與楊用修太史書　陸粲

粲自覊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

德為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為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勻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畧讀之為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尊信許氏之説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滲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

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愽學之洽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晚末所當置喙是以遅回未敢遽出其説既而思之此書關繫至大茍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為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説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為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逦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葢一字

而每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令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謬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知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羼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為轉注乎為叶音乎其他不録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

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東韻之𪁳支韻之鮞虞韻之𠑹圖者諸篇中往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益自可蒐輯别為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㻌累卷帙者其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文箋註别録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為之先容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

易剟以粲之謭薄寡聞而輙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緒以犯公家聽祖璅璅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不啻能為丁敬禮也

與太宰羅公書　陸粲

魯齋仕元之非丘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為據近時何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為魯齋出脫力排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楚與吳越不得謂絕域先儒謂其上世皆

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外之耳豈殘滅中夏瀆亂綱常者之比哉設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為自有不同者夫孔子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與否耳鄉若楚人篡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為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父子兄弟多不相親遜正所謂彝倫攸斁之世又其開創之時屠戮生民若刈草菅其後君臣率皆好

殺此等處魯齋何嘗救正得一分然假使真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之為愈乎賢如龜山晚年一出猶為晦翁所不取況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齋正如象山之作荆公祠記雖强為分疏終是費力也

與文徵明書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

哀故姜氏泣於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士為之徵劒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欵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

父母妻子躡踵而没喪車屢駕黄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覊不問生産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甞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恵足以庇人顧齋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甞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户衰廢柴車索帶遂及籃縷猶幸籍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嘘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

筆之縱横執談論之户輙岐舌而賛并口而稱墻高基下遂為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横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積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甕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内遂以寅為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讎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

當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禄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兹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兹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屨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屨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拾橡實餘

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益不謀其夕也吁欷乎哉如此而不自引决抱石就水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强執鋭攬荆吳之士劒客大挾猶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録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毁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旨亦將櫽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翺翔藴奥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没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宕佚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為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地下見先君子使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

所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黄鵠舉矣華騮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户傍無伯叔衣食空絶必為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絶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

上李崆峒書 黄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懐高風久矣念自總髪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縁此道喪絶遐濶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聾襲上者深飣詭結下者縱發放吐此騄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黄鍾特奏至勇不揺大智不惑靈珠早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徳以後天下操

甌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實逌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濵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輙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於吳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藴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嘗

謂大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即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為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黄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壓以咨叩大君子洪藴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仰天唏嘘而已兹復不言齡筭曷

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

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偕布區區且有請質

矣陋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搆唱直

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

世風頹矜蟲鬬鶴遞相述師如圖繒剪錦飾畫雖研割

强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

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

鴈唳哀哀而會節鸝鳴嚶嚶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别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罔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録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

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蕩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柳韓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备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不知公果以為然乎今有號稱海内名流而

逦為論曰文靡於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寛宥矣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容綴妙絶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輙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内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彦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

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畧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惻惻髙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我公其詳教之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他日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

先授以職事也昨澍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扎相喚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為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荅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面數之責畧為辨論以為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毀瓦之咎而發破山之威竊亦為門下不取也門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為冥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勒疏絫劾進

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瞑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職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雖刀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摭何事所議何罪聖主高居法宫宸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内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叅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塵聖主當何出絲綸下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

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輒摧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寛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臣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繒於門下謂繒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椝度嗟哉以繒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繒且思之以繒之志行欲免於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

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繒雖亡奇然自左右抵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黃次公郤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躋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疏濶媮慵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為四科班史論人注為九等善人難

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徳何以造士也門下又
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
生八九歲時頗具知識能屬文鄉里繆指為竒今三十
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為國家濟一事逐隊南
宫厠于釋褐之末嘗自愧恨力倦神疲時或目不辨朱
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知其故也
但仰方今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竒傑何能自表此
正馬卿揚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辯賁黄難以事勇者也

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裘甲甘羅十二憑軾下趙子房以
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為佐命古者英哲不尠假並生
斯世則亦就摳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青霄之上耶
繒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横四海則宜為左右之輕
且斥繒亦以此澹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無樹立而自
委於末行也繒且籌之繒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
獵繒往獵家見名鷹於末獵時凝金眸垂雲翮毰毛剥
落脩然如鶩徘徊倏鏃之繫若病且死唉以翠鳥之肉

不厭也飲以烏梅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韝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於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野無狐兎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繒之不肖倘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況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繒聞志士不違心以干禄烈士不忍詬而喪名高鷹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驚虛筴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為曠士棲神寄足者

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印皷哉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弁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與張吳縣書 皇甫濂

某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環之節用失傾蓋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違和偃卧齋閤吳民負持槁禾無所控訴憔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強起何以慰之況今歲之旱異於往時赤魃為災熒惑見象紅光夜燭融風晝號

爍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無所覩竊念公自下車刋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寃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既久而民之怨毒已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即棄民於死亡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强起而為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請之不得也大雩之說有為神農

之書者倫言之矣叅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已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用吏胥不已褻乎王淯南時旱甚躬往親之見其祠宇傾圮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郛而雨沛淯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於神何有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為龍形祠而呼之躬帥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户設几筵瞿水置蜥兒童旛幢燈香歌呼闐溢臆時而雨比之隨車令一屠

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盎吳自南岷公為郡訟諜紛積兩造攝至挾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絏成羣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疫延而不已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獘猶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狥上意以為輕重

故情僞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干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陽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筭藉登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值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桔槹哉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所謂蜩螗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吳人好貸富者利在得

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難負擔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饔餐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邇者私責之罪重于奸贓償納之令嚴於禁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嗷嗷無所顧望者是誰之過與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陽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踴居賈持贏以射利外郡遏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八州居粟之家紅腐於廩積金之室貫朽於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

信十出三四散粟於牙僧平糴鄉井而納其價責金於
蓄艾通商遠邇而反其金吏藉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
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之
旱傷百穀則有寇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白晝之中
撻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妝盜徵見
矣星星不撲必燎於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
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某無徐孺之賢以下陳蕃之榻
乏樊英之德能救成都之災所以為公喋喋者以公為

知言故也公聞某言奮然强起吳民幸甚吳民幸甚

復李驗封伯華書 袁袠

鵬鷃異適小大之情分涇渭殊流清濁之途判是以巢父恥唐堯之聘子陵卑漢祖之官何則性之所安固不可强合也僕於執事曾無一日之素猥辱簡書慇勤將收孟明於三敗雪曹劌之積恥復欲以朽株枯木薦之清廟廣廈之間意良厚也敢不罄竭愚悃一陳其憤懣乎僕賤宗也五齡而誦詩書九齡而嫻辭賦上自墳典

下逮秤虞亦嘗涉其藩域掇其菁華矣顧以家無擔石室如懸磬有相如之病而重以原思之貧餬口無謀勉習經義晝誦帖括夕覽古文啜菽飲水簞瓢自娱幸得録名於有司接迹乎多士自謂扶揺赤霄一日千里慕言則欲窮天人之奥立業則欲攄霸王之畧高談濶視無復諱忌又以性本踈迂加之簡懶深衣褒袵弗合時製虚名無益謗忌横肆故大學士張公孚敬桂公蕚咸欲締交絶弗與通遠布長孺之蔑衛青近鑒李象之遠

國忠觸怒蓄憾切齒反目而僕屹然自是九死不悔迨乎武庫之災謠言先入械繫請室卒校束縛呼聲動地搒掠百數自夏歴秋黒索纍纍坐卧圜上陰霾晝晦不見日星命危草露籲天無門而聖上垂恩曠蕩宥其大戾投之於越既而雷雨肆赦獲遂首丘杜門謝客屏居荒野蕭然環堵有同仲蔚薄田百畆足具饘粥躬操錢鎛忘其作苦媿乏井丹之高潔而竊慕徐穉之食力桔槔當户蓑笠在堂於陵雖陋無求於人暇則臨流濯足

抱甕灌園釣輕鯉於芳藻弋文雉於叢取斆濁酒一壺兀然就醉誦季倫思歸之引繹仲生樂志之論蓬首箕踞從吾所好不自知其不可也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為室編蓬為户彈琴其中詠先生之遺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旨哉斯言予復何望嗟乎士安往而不得貧賤哉世不我知則已矣又焉能隨時浮沉取容當世局趣效轅下駒規規規如褌中虱哉

上大司馬增城湛公書　袁袠

衷聞量才叙職者天子之務也陳力就列者庶官之司也是以詩有伐檀之刺易著漸磐之訓尸禄竊位雖下僚不可而況乎論道代工統六師平邦國者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今之大臣也道德簡於帝心聲名孚乎士議正位司馬莞籥舊都所宜恢張文教除飭戎衛銷伏禍於履霜固皇圖以苞石此公之職也頃者家兄表以不阿貴戚獲罪魏公兩遭箠朴重以論劾深文巧中捃摭百端天子震怒下之法司禍

且不測吁可畏矣哉夫中山之勳英衛不足侔韓彭不足擬是故生享茅土之封没著册青之誓子子孫孫繩繩繼繼國家報功之典亦不薄矣苟能懷滿盈之懼戒驕侈之萌覩是日而畏悚尋覆車而知鑒又何危溢之患哉夫魏國元勳之裔而兵馬七品之賤官也以賤官而抗元勳之裔此何異奮螳臂以當車轍累九卵以承千鈞哉然而官有崇卑効忠則一禄有豐薄盡職則同故忠臣犯逆鱗以輸節志士蹈虎尾以受命又焉能畏

首畏尾而患得患失者乎僕雖不肖嘗粗覽古今之槩矣韓彭葅醢豈曰無勲梁竇駢戮良繇不戢周絳侯安劉誅吕一遭變告身繫縲絏歎息獄吏之貴幾陷虎口霍子孟擁昭立宣為漢伊尹顯禹雲山邪謀不軌卒罹赤族此古事之明驗也暨乎本朝驍如凉國功如武清逆節稍萌參夷立至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今天子明並日星威符雷電貂璫婦寺仄足禀命雖議功議貴著之國典豈可不自保全數冀僥倖哉衰天子之舊法官也

讀書讀律葢有年矣未聞以京朝官而可躬加箠撻者也無將之訓漸不可長此而不言焉用彼相曹生有言士可殺而不可辱夫京朝官有犯律須奏旨參問然後加刑此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尊朝廷之體統也赫赫王章式如金玉彼何人斯敢自變亂衷又聞之猛獸在山則藜藿不採皎日中天則魑魅屏伏是以淮南寢謀於汲黯王氏歛手於鮑宣正色危言之士固權貴之所望風懾息者也威福陵遲肆無忌憚其所繇來者漸矣

在原之急率爾陳告伏惟矜其狂愚而特賜處分幸甚

幸甚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八